

工地旧事

# 怀念阿杜

□ 海川

阿杜出名了,这个结果让我们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一夜之间差距就变得这么大了。阿杜原来是我们的工友,来得比较晚,谁也不爱说话,大家都有点欺负他,总是让他干最脏最累的活。当时我们在城郊盖楼,干的是打混凝土的活。工艺原始落后,用的是现在早就淘汰了的滚筒搅拌机,要人工上料,石子和砂要一车车推上去,水泥要一袋一袋倒进料斗里。在工地干过活的都知道,打混凝土最脏的活算是倒水泥了,别的活还好,虽然累点,但不算脏,倒水泥就不一样了,一包水泥倒进去,直接就冒起一股烟,弄得人灰头土脸的,谁也不爱干。当初工长分配任务的时候问谁干这个活,大家一致把目光投向了阿杜,工长也就直接定了,这小子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们每个人都在心里暗笑。从那天以后,每天收工回来阿杜弄得像个泥人似的,再加上这小子留着长头发,没人愿意和他一起走,就连开升降机的二丫都不爱看他。

阿杜平时没什么爱好,就喜欢唱歌,有个小随身听,像个宝贝似的,谁也不借,用方便袋装着,就算是干活的时候也不离身。这小子挺机灵,只塞一只耳朵,另外一只耳朵随时监听机械的声音,也监听现场,怕的是随时会有人检查。他每次把水泥倒完,就用脚打着节拍在唱歌,一副要抽没抽却十分找抽的样子,很投入,让人着实不解。经过长时间观察,终于发现原来倒水泥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累了。主要原因有三:

原因一:这活脏,弄得他一身水泥,没人愿意挨着他,他可以独自听自己的随身听,边听边唱,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也免得大伙嫌他的歌难听,相安无事。

原因二:倒水泥的活其实最轻松,倒砂石的人要自己装车自己推,基本上闲不下来,而倒水泥就轻巧多了,打一盘混凝土就倒两袋,倒完就没事。

原因三:倒水泥的活有点小油水,当时的水泥袋是纸的,牛皮纸,这小子把水泥包装攒着,过几天就能卖一次,卖烟抽。

因为轻松又有点外快,我也想去干这活,还专门买了一包白沙,五块钱一包的,平时我自己只抽两块一包的。没想到和工长一说,工长马上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刚刚把每个人干什么活稳定下来,暂时就别动了,当初你们不是谁都不干吗?”直接就把我的白沙给扔回来了,顺便还给我一支白沙,十块钱一包的,我这个郁闷啊!后来听说也有几个工友想去干这活,都被工长打发回来了。一天和阿杜闲聊,他随手给了我一支烟,白沙!和工长的一样。阿杜似乎也一下子意识到了,脸色有些不自然地说:“我就尝尝,平时抽这个”。说着又拿出一盒红梅,和我们平时抽的一样,不过我看清了,这盒是装在左边口袋里的,而刚才那盒是装在右边口袋里的。我这才觉得这小子有内蕴,一边装的是给工友抽的,一边装的是给工长抽的,这次应该是不小心拿错了,还真看不出来啊,心眼多着呢。

阿杜似乎感觉到工友们的关系很一般,没事就跟大家套近乎,谁也不愿意自己被孤立,哪怕是在工地上,有人地方就有江湖!阿杜平时对别人总是一副笑脸,常给大伙让烟,但都是红梅,也够绝的,从那次以后一次都没错过。给工长的时候都是十块一包的白沙,也从没错过。

不知道是水泥倒多了,还是唱歌唱多了,还是倒水泥的时候唱歌唱多了,我觉得阿杜的声音有点沙哑,就劝他倒水泥的时候别唱了,但他说就这个,忍不住!

突然有一天工长叫我去倒水泥,说阿杜有事请假,我一听这个高兴啊,可以攒水泥袋了!一连几天都见不到阿杜,我也悄悄地攒了几天水泥袋,卖了

几十块钱,那个激动啊,买了一包白沙,十块钱一包的那种,专找没人的地方抽,是比红梅好抽,嘿嘿。当又攒了好多水泥袋子准备去卖的时候,工长来说我这话水泥袋有用,不能私自处理,脸色有些不好,还告诉我:“明天你接着上料,倒水泥有别人了。”然后就把后脑勺给了我,走了。我一下子没搞清楚怎么回事,阿杜倒水泥的时候可没发生这事啊!而且当着那么多人,让我有一种当贼被捉的那种心虚,工友们也不解地看着我,感觉老梁应该是看懂了,看我的眼神有一种烂泥扶不上墙的深意。下了晚班,我把老梁拉到没人的地方,恭敬地递了根白沙。老梁看了我一眼,“卖水泥袋子的钱自己留下了吧!”我红着脸点点头。“你啊,说你点什么好呢,你以为工长的烟是自己买的吗?”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阿杜,我还真是小看你了!当晚我就买了一条白沙给工长送去,赔着笑,说这烟早就买好了,一直没机会,今天给您送来,工长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你小子还算懂事,明天接着倒水泥吧。

看来阿杜真的不简单啊!对了,阿杜干什么去了,有半个月没看到他了,后来才渐渐知道,有个电视台做节目,找唱歌的,叫什么海选,这小子报名去了,凭着被水呛出来的嗓子居然被选中了,还和什么公司签了约,现在应该算是名人了。我还一直担心他回来抢我的饭碗呢,现在看来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阿杜走了,我还一直在倒水泥,他是我们工地走出去的偶像,是我们的骄傲,不知道现在的阿杜会不会想起我们一起打工的日子。再看到阿杜,是在电视里,舞台上,还是一副打不起精神的样子,还是那幅要抽没抽却十分找抽的样,还是一副被呛坏了的嗓子,听着有些发冷,看着台下那些疯狂的歌迷们,我有点恍惚,这还是和我们一起抢馒头的阿杜吗?还是那个受了委屈就躲在角落里的阿杜吗?还是那个向我们赔笑让烟的阿杜吗?还是那个把烟分开装的阿杜吗?不知道他现在抽不抽烟,我想,就算抽也没有必要把不同的烟分开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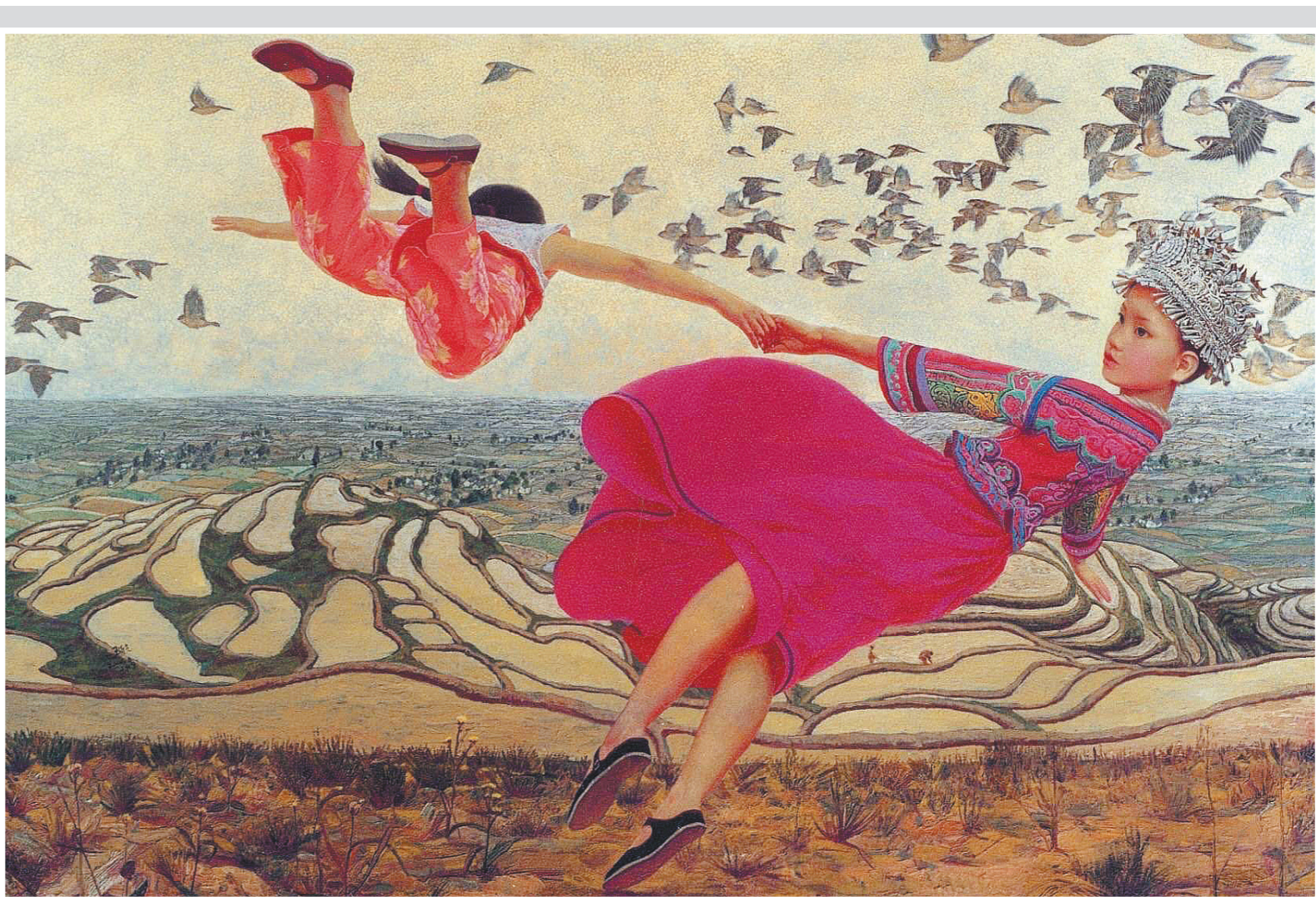
阿杜走了,我认真地进行了反思,寻找我们之间存在的差距,老梁说过会总结的人才会有提高,我想我也应该好好总结了,经过几个不眠之夜,我总结出了以下几条不足:

差距一:遇事没有前瞻性,在工长分配任务的时候没有对各个工种进行深入比较,有盲从心理,认为大伙不爱干的一定不是好活,而阿杜一定是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当工长安排他倒水泥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是笑的,表面上却是非常勉强的样子。

差距二:目光不够长远,阿杜在干了倒水泥的活之后,一定把第一次卖水泥袋子的钱都买了烟送给工长,甚至自己还贴了钱,又说了类似于承诺的话,才保住这份工作,而我只看到卖水泥袋子可以买烟抽,却没有想到不应该自己抽,目光短浅。

差距三:对自己不够狠,阿杜能在倒水泥的时候仍然坚持唱歌,把自己的嗓子搞得那么另类,一定是吃了很多的苦,我也想试一下,结果一句没唱完就喘不过气来了,对自己不够狠!

也因为这三个原因,阿杜可以出名,而我却还要为保住这个饭碗而小心翼翼,人和人之间是有差距的。成功是不可以复制,在工地上,倒水泥的有很多,但成为歌星的,只有阿杜一个。我还是很怀念阿杜的,他在请假的前一天向我借了一百元钱,说回来就还我,一直也没见他回来。现在想见他,也只能在演唱会上,演唱会的门票也不只一百,我舍不得为了要回自己的一百而要先花掉更多的钱,唉,我的目光还是那么的短浅,注定只能在工地上继续倒水泥了,阿杜,你在他乡还好吗?



《梦园》(油画)

王沂光 作

## 心香一瓣

# 大山里的追梦人

□ 刘晓焯

杜红线望着不远的黄土高原,狠狠地喊了一声,转身便弯腰扛起行李,告别母亲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暗下决心:“今年一定要脱贫,给家里盖一栋新房!”

山西省临汾市隰县位于晋西吕梁山南麓,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残垣沟壑区,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杜红线今年22岁,他家是村里的贫困户,一直在努力寻找脱贫的方法。“想走出大山去打工,但是没路子。”杜红线望着他家背后连绵起伏的大山丧气地说道。

机缘巧合,中铁十七局五公司侯马项目经理白金文和村里人聊天的时候了解了杜红线的情况,并且得知他这种情况在当地还不是个例,还有几位邻村贫困户的小伙儿都只能通过在家干农活取得微

薄收入。于是,白金文立即组织由领导班子带队的“扶贫小分队”到村子里深入探访,向当地村委会了解大致情况,征得有意愿外出工作的青年们同意后,便开始着手为他们准备“入职之旅”。

扶贫先扶“志”和“智”,帮人先帮“技”和“艺”。项目部根据报名者年龄、文化程度和技能特长,对报名者免费集中培训,让他们快速掌握了安全管理知识和施工技能,考核合格后安排到相应的岗位。项目还监督劳务队和工人层层签订安全包保责任书及用工协议,对务工人员建档立卡,实行专门管理,定期考核,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

“我还是头一次签劳务合同咧!幸福生活就在眼前!”“每个月的工资快赶上我家好几个月的收入了!”几名小伙子连连感叹。

“欢迎你们的加入,好好干!”白金文温暖的鼓励让新来的小伙子们感到格外安心和踏实。

培训结束后,杜红线精神昂扬地走进了施工现场。他深知,这里是他摆脱贫困、实现梦想的希望之地。“我已经报名参加了专升本网课,下一步,我想再考个焊工操作证。”看着周围的兄弟们都是技术专家,杜红线决定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兄弟们,收工了,去听老师讲课啦!”杜红线拍了拍手,呼喊着工友们参加晚上项目部组织的“职工大讲堂”。

如今,7位劳务工人已经走上新岗位,杜红线把自己的微信名改成了“大山里的追梦人”。

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阻隔了杜红线他们山村和外界的沟通,但是阻隔不了大山里追梦人的坚定信念。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五公司

## 岁月留痕

# 秋的遐想

□ 马勇

滴答滴答……是谁淅淅沥沥,敲打着我的窗棂。

寻声,依窗而望,婆娑的秋雨,从深邃的天空款款而来,不急不慢,飘飘扬扬,犹如少女般羞涩,悠闲地洒落。

小区里,路灯也显得昏暗了,依稀能听见孩子们因为这场雨的到来,开心地欢呼着。闲来无事的老人们,也没有停下脚步,依旧在小区里散步。匆忙而过的车子也破坏不了这种安宁,一切还是那么自然、温馨、和谐。

雨在夜幕中潜入,带着清脆的声响,仿佛告诉世人秋天已经来临。秋天里,到处都有情怀。同样的秋,在不同人眼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人说:“要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屈原的学生宋玉则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感叹,让人更加理解“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伤感。但在刘禹锡心中,却是“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喜悦。

## 人在天涯

# 待到雨过天晴

□ 陈亚楠

突逢暴雨,一夜的敲打激荡,使人难以入睡,彼时爱吵闹的小猫小狗都躲在檐下,桥底,雨水声一阵响过一阵,此起彼伏,仍未有停歇之意。

清晨,雾霭笼罩着眼前的世界,乌青色的云压低了天空与庄稼的距离。仅一夜,田间沟水漫过了蒲草,一波一波涌向狭窄的村道。

被称为“火炉”的荆楚大地,在庚子年失去了动力,风雨夹着丝丝潮冷,怎么也燃不起灼烧的高温。雨水就这样纠缠不放,时常松松手腕,让人短暂喘息,片刻后就会变本加厉。

燕子轻盈地擦过身旁,成群的蜻蜓低空乱舞,搅成一团,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在警示着人们:暴雨将至。

雨水如碎石重击着大地,落入稻田、水渠,不远处的长江也被压迫得窒息暴躁,难以自控,稍不留神就会

决堤千里。

其间的建设者们,来不及仰天叹息,只能与暴雨进行一场持久的“耐力跑”,没有丝毫畏惧。

在蓄满了雨水的隧洞内,一艘皮划艇缓缓行至深处,水系复杂,岩体多变的喀斯特地形中,头顶上也许是密布如织的暗河。

一名青年手持地质雷达扫描仪,一圈圈检测着岩体变化,一不留神,仰身翻进了一米深的水里。老师傅一把将他“提溜”回来,青年被呛得不住地咳嗽,水灌入了衣裤靴子,他却一脸憨笑:“还好仪器没进水。”

在鏖战正酣的铁路大会战中,前一日的高温未歇,突如其来的大雨就将人们淋得不知所措。建设者们一个个冻得嘴唇发紫,食堂师傅火速煮了两大桶红糖姜茶送达工地。

真甜!”

梨,香在八月。梨的香仿佛掺满了糖。好像空气中喷洒了蜜汁,到处溢满香甜。

柿子树早已被压弯了枝头。沉甸甸的柿子眼瞅着就要变红了,在大家眼里,看着红红的柿子就舒心,因为它正应和着庄稼人红红火火的日子,点缀着一份份饱满的希望。

这个季节,村里辛勤劳作一辈子的老人们也难掩心中的喜悦,端一板凳,坐在自家门口,手摇一把蒲扇,竟摇出了诗人一般的悠然。

秋高气爽,月明星朗。走在乡村的小道上,人越来越少,但并不寂寞。蟋蟀的鸣叫,宛如大自然绝美的合奏。玉米叶在微风的挑逗下,不甘寂寞,沙沙作响。

我陶醉在这寂静的夜色里,一颗浮躁的心,已在柔柔的月光中平静下来。我好像又听到了秋虫在窗子下的吟唱,看到了秋露在草尖上的舞蹈,闻到了秋菊在东篱下的芬芳。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四公司

